



ULSZ3094 PROJECT II

《男子作闺音——云里风笔下女性书写研究》

A Study of Female Writings in Literature by Yuen Li Fung

林佩丽

LIM PEI LI

19ALB06440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October 2023

目次

宣誓.....	i
摘要.....	ii
致谢.....	iii
第一章：绪论.....	1
一、研究背景：云里风“云里风雨”的一生.....	1
二、研究动机与目的.....	4
三、文献综述.....	4
四、研究范围与方法.....	6
五、研究难题与价值.....	7
第二章：云里风女性书写之“欲望牢笼的困兽”.....	9
一、心理层面：世俗与外貌.....	9
二、物质层面：钱财与贪欲.....	10
三、情感层面：寂寞与情欲.....	11
第三章：云里风女性书写的“母性”主题.....	13
一、无私奉献的母性.....	13
二、颠覆传统的母性.....	14
第四章、云里风女性书写中女性意识的崛起与发展.....	16
一、服从阶段：痛苦与沉沦.....	16

二、觉醒阶段：矛盾与反抗.....	18
三、自我阶段：清醒与独立.....	20
第五章、云里风女性书写的社会意义.....	23
一、教育.....	23
二、家庭.....	24
三、职场.....	25
第六章、结语.....	27
参考文献.....	28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林佩丽 LIM PEI LI

学号：19ALB06440

日期：2023 年 12 月 1 日

论文题目：《男子作闺音——云里风笔下女性书写研究》

学生姓名：林佩丽

指导老师：黄丽丽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云里风具有 40 余年的写作经验、陆续发表了多项小说、散文及杂文等不同题材的作品，是马华文学界备受赞誉的作家。云里风的创作时间线主要聚焦在早期马来亚及独立后的马来西亚之上，鲜明地刻画出“南来华裔”与“当地华人”的各色形象，还原早期华人社会的真实图景。幼时困苦的经历让云里风注重于社会底层人士的描绘，养母的不辞劳苦更是影响着他的女性书写，不惜将自身的文学作品视作为底层女性发声的承载体。对此，本文主要研究云里风小说的女性书写，从女人陷入世俗欲望的挣扎、母亲善恶之间的形象对比及女性意识的发展之中，探讨云里风女性书写所带来的社会意义，引起广大群众对于妇女地位的深思。

【关键词】：云里风；女性书写；欲望牢笼；母性；意识觉醒；社会意义

致谢

时间如箭般飞逝而去，不知不觉来到了毕业的季节。依稀记得初次踏入校园的那天，面对全新的环境与陌生的同学，我的心情可以说是充满了期待、好奇以及不安感。这四年来，许多人际、环境、学业上的挑战接踵而来，但所有难关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迎刃而解。从前我盼着毕业的那天，然而真正来到了这天，我却没有想象般的解脱，反而充斥着不舍与担忧的心情。对生活了四年的金宝感到不舍、为即将与好友分离而感到伤心、更怀抱着对未来的憧憬与紧张。从 2019 年到 2023 年，拉曼大学不仅见证了我的成长和青春，更给予我万金都买不了的知识及成长。

在完成这篇毕业论文的过程中，我衷心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导师、家人以及朋友。首先，感谢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黄丽丽博士，在整个毕业论文的撰写过程中给予我许多珍贵的鼓励与建议。在您的耐心指导与修改意见之下，我才能够顺利完成这篇论文。其次，我要感谢身边支持我的家人。在这漫长的四年里，他们从未缺席过我的学习旅程，一路上给予我许多陪伴，他们无私的支持和理解更是我持续前进的动力。最后，我要感谢所有中文系的朋友们，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中互相分享与鼓励，让我度过一个充实且收获满满的大学生活。特别感谢时刻元气满满的“开心果”彩莹、温柔善良的靖萍、时常提供学术意见的蕙伦及展学，还有我认识多年的搭档兼老友陈靖。虽然中间有过许多摩擦与碰撞，但庆幸我们依旧可以一起走到最后。但愿在未来的日子里，身边依旧可以拥有你们的陪伴。

最后，我亦要感谢所有在各种形式上对我伸出援手的人，尽管无法一一例举，但你们的存在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男子作闺音——云里风笔下女性书写研究》

A Study of Female Writings in Literature by Yuen Li Fung

第一章：绪论

马华新文学自 1919 年发轫，经历多年的发展后，众多马华作者齐聚一堂，使马华文坛充满新的生命与活力，可谓是朝气蓬勃的景象。马华文坛能获此番盛况，不外乎是许多前辈作者一步一脚印所构建下来的筑基。在各种文学题材的“百花齐放”之下，现实主义可谓是一骑绝尘，堪称马华文学的主流之一，而在许多现实主义的作家当中，云里风的成就是备受瞩目的。

“他的作品，呼唤理智与良知，表现人生的悲怆与困境，人的欲求与欲求无法实现的尴尬，同时也鞭挞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他的整个创作，表现了社会的正义和良心。”¹（陈贤茂：1995）

由于受到成长环境的影响，云里风深刻地理解社会底层平民的艰辛，这也成就了他常以“小人物”为主来进行刻画创作的特点。他不描述“金迷纸醉”的生活，不描述“高高在上之辈”的故事，反而是利用手中的笔，一一道出他在这现实世界中的所见所闻，揭露社会的本相。

一、研究背景：云里风“云里风雨”的一生

云里风，原名陈春德，1933 年在中国福建省莆田县出生，2018 年 12 月 21 日逝世于马来西亚。云里风出生不久后，其生母不幸去世，生父无力抚养，于是年幼的他被过继给陈章炉夫妇为螟蛉（养子）。到新家庭后，云里风并没有过上烂俗小说般受轻视与虐待的“养子”生活。相反，陈章炉夫妇生性善良，不仅将他视为己出，更是对

¹ 陈贤茂，〈云里风小说漫论〉，《华文文学》1995 年第 2 期，页 15。

他关爱有加。在云里风 3 岁时，养父为了改善家中贫困的状况，孤身到马来亚谋生，留下他和养母在家乡相依为命。

云里风天资聪颖，常年在课堂中名列前茅，其写作方面的才华更是在小学作文比赛的频频获奖中展露出来。然而，就在他以为可以继续升学时，现实却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由于经营不善，养父的自行车店铺生意失败，面临负债累累的结果。无奈之下，云里风唯有接受现实的残酷，出外找工作谋生。在一次偶然的机下，云里风得到同乡的引荐到雪州万宜的育民华小任教，而这亦成为了他向文教界发展的重要契机。1952 年，云里风师训班毕业后成为一名合格教师，此后更是被调升为蕉赖九支培植小学的副校长，开启自身为教育界服务 30 余载的命运，成为桃李满天下的伟大人物。

在投身在教育事业的同时，云里风也未曾埋没自身的文学才华，他时常利用课余时间阅览书籍，在 1952 年开始拾笔写作。起初，云里风所涉猎的范围是散文与杂文。此后，他开始尝试写小说，往新的体裁发展。云里风的创作力非常旺盛，他凭借着自身的经历，以成长环境作为写作的灵感与素材，对社会与底层人民艰苦的生活进行深刻的描绘。初期的他写下许多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通篇无遗都是在揭露出恶霸地主们残害农民的事迹，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²在云里风的创作当中，他并没有局限在男性的视角。相反，他笔下亦存在着许多从女性角度出发，将女性作为传递故事之主要载体的作品。

自小与养母相依为命的经历使云里风经常将观察对象设定为底层女性，他并非在某个时期突然对女性课题产生兴趣，而是在开始创作后便将手中的笔不停地辗转在两性之间。云里风的女性书写并非单一地赞美高圣的形象、也非极端地苛责堕落的形象，而是以对女性宽容的态度，承担起改革社会的使命。即便是误入歧途与贪财好赌的女性，她们在付出惨痛的代价后也并非全然走向悲剧结局，部分的她们被云里风这位“上帝”赋予了重新开始的机会。可见，云里风的女性书写观念可以说是积极的，他认为文学拥有改变社会，鞭策读者思想的作用，因此其作品可以称得上是“警示之

² 龚玉瑞、谢锦城，〈云里飘来的清风——云里风小传〉，《云里飘来的清风》（吉隆坡：嘉阳出版有限公司，2002），页 57-60。

作”。³此外，云里风的女性书写以“华侨”与“华人”两个时代作为中心点，将不同时期的女性心理活动与生存状况刻画出来。独立前的华侨女性生活在压抑的状态下，在父权社会中苦苦挣扎；独立后的华人女性摆脱以往压抑的氛围，身上多了独立的特质与不甘被命运奴役的思想。⁴两种不同身份的女性以对立的方式展现在文本当中，使其在刻画女性意识的同时也具有强烈的时代感，相信这亦是云里风女性书写能够在马华文坛中独具一格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1957年，云里风的处女作《黑色的牢门》面世后，他得到新加坡作家李汝琳君的赏识，选取4部旧作与2部新作加入到第2本小说集《出路》中。就在云里风准备往文学方面大展身手之时，他的身体却敲响了警钟，甚至为此停笔10余年的时间专心修养。虽然他在养病期间无心创作，但喜爱文学的热诚却从未被熄灭，于是他整理了许多旧作，分别在1969年与1971年出版了《冲出云圈的月亮》以及《梦呓集》。1978年，云里风被推选为大马文艺协会的筹委主席，再次燃起写作的念头，决定继续执笔。⁵2年后，云里风完成6部短篇小说的撰写，并出版了《望子成龙》小说集。之后，他依旧继续提笔创作，再次于1983年完成《相逢怨》的出版。⁶

虽然云里风是被众多学者关注与研究的马华文学作家，但他的抱负却没有停留在文学方面，反而横跨了教育、文学和工商三界，成为当之无愧的教育家、文学家和企业家。⁷在笔者看来，云里风的人生历程就如同他的笔名般，并非顺风顺水。相反，贫苦的成长环境、甜蜜幸福的家庭，时好时坏的健康状况、造就了他风雨飘摇却也多姿多彩的命运，可谓是“苦中带甜，甜中带苦”。值得肯定的是，云里风极强的毅力使他拥有勇气去克服重重的难关与挫折，不仅成为马来西亚社会的三栖人物，付出不计其数的贡献，更是出版了许多精妙绝伦的书籍，在文学方面具有极高的成就。

³ 孟建煌，〈南洋飘来故乡的云——评莆仙籍马来西亚华文作家云里风小说的女性〉，《莆田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6卷第1期，页61-62。

⁴ 丘峰，〈云里风小说的女性意识〉，《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页72-75。

⁵ 龚玉瑞、谢锦城，〈云里飘来的清风——云里风小传〉，页57-60。

⁶ 碧澄，〈云里风〉，《南洋商报·南洋文艺》，2021年1月1日。

⁷ 郑清为，〈秀出天南笔一枝——云里风印象〉，《云里飘来的清风》（吉隆坡：嘉阳出版有限公司，2002），页19。

二、研究动机与目的

在众多马华男性作家中，笔者最先被“云里风”的笔名所吸引，进而翻阅了许多相关的资料。笔者发现云里风因为自身的生长环境，使得他特别理解女性在社会中的处境，所以常在作品中为女性发声。他并不是单纯地还原女性的生存情况，反而还经常借着故事的情节与人物带出劝诫世人的道理，使笔者获益良多，亦大大地提升了对他作品的兴趣。再者，由于笔者热衷于关注女性课题，云里风的作品中亦存在着非常触动人心的女性书写，而男性作家如何刻画女性形象的角度更是非常新鲜，所以笔者最终决定将云里风及其女性书写作为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

在曾经参与“词选”课程时，笔者了解到宋朝存在许多如柳永般假托女性身份，为女性发声的文人，而这种现象常被人们称为“男子作闺音”。云里风书写女性的风格与男子作闺音的写作相当接近，所以本论文的题目将拟定为：“男子作闺音——云里风笔下女性书写研究”。

本文将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第一：揭示云里风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建构；

第二：评析云里风作品中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发展；

第三：论析云里风女性书写所反映的社会意义。

三、文献综述

目前为止，云里风作品的评析以单篇论文为主，以云里风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硕士、博士论文可谓是少之又少。由于云里风在中国和马来西亚两地积极推广文学活动，所以结识了许多两国的作家和文人朋友。因此，关于云里风的研究或评述以中、马两地学者为主。

云里风虽身为一名男性作家，但其作品中却不乏为女性发声，甚至将女性作为主人公的作品，如《丑小鸭》《亚娇》等。来自中国的丘峰对云里风的女性书写进行了一番论析，他在《云里风小说的女性意识》中表示，云里风在多部作品描述了华人妇女坎坷的命运，他的女性书写在马华文坛中可谓是独树一帜。云里风非常注重人物的

形象刻画，他通过种种生动的叙述揭示出女性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心理活动与生活环境。此外，丘峰亦认为云里风笔下的女性意识展现在其对于女性从华侨至华人身份转变的描述当中。举例来说，从《杠头》中思想古板却又极其迷信，将神明视为精神寄托的阿民嫂，转变至后来马来西亚独立后，成功摆脱以往压抑氛围，具有独立人格与思想的女性角色，例如：《钱大富》中机敏的杨秘书和《烟圈里的故事》中理智的黄美芳。云里风笔下的女性可以说是经历了华侨与华人的两个时代，她们身上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亦代表着女性从沉沦到苏醒、从被压迫到主动追求自由的表象。对此，丘峰赞道，这些形象弥补了女性在历史拼图上的缺失，还原华族生活中独属于女性的真实面貌。⁸

除此之外，来自中国的林承璜则是以写作手法作为切入点，在《论云里风小说的特色》中表示，云里风的小说创作主要采用写实手法，笔下的人物和事件个个具有生动且逼真的描述，而他更是凭借着对现实社会的反映，让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更上一层楼。云里风的小说以马来西亚华人社区为主要背景，将华人的生活 and 思想作为故事的主轴，形象地反映出生活在底层社会中华人的人生百态。⁹对此，来自马来西亚的方北方亦拥有相同的论点，他认为云里风的创作具有非常明确的“现实”主题，其中十有八九均是反映现实社会问题的作品。云里风将手中的笔作为揭露现实的武器，刻画出人性善与恶之间的矛盾，暴露社会中处处存在陷阱的丑恶现象，将血淋淋的事实展现在读者眼前。¹⁰

与此同时，来自马来西亚的潘碧华认为云里风的小说具有一定的批判性。云里风利用文字还原“华族生活的忠实写照”，对社会的丑态进行批判，企图唤醒人性的良知，引起人们的警示与深思。云里风的小说中存在着赌字花、卖淫、贩毒等与“赌博”和“金钱”主题有关的情节。然而，一旦与这类犯法的事件扯上关系，故事中的人物都无法落得个好下场。云里风让读者看见旧时候的马来西亚社会所充斥的不良风气，更是以“道德败坏之人没有好结果”的批判性书写来引起读者的警示，避免受到物欲的诱惑而掉入金钱的深渊，使良知彻底被泯灭。云里风经历过社会底层的生活，更是

⁸ 丘峰，〈云里风小说的女性意识〉，页 72-75。

⁹ 林承璜，〈论云里风小说的特色〉，《冀东学刊》1995 年第 2 期，页 24-28。

¹⁰ 方北方，〈谈创作风格与写实手法——马华作家云里风的《望子成龙》读后〉，《云里飘来的清风》（吉隆坡：嘉阳出版有限公司，2002），页 170-172。

参与过许多社团活动，对社会丑陋的现象无疑是非常了解的。因此，他对败坏社会风气的人事物可谓是进行了毫不容情的批判，成功引起读者的共鸣与反思。¹¹

来自中国的邵德怀在评价云里风的小说特色时，以“商业”的角度作为切入点，称其部分作品具有鲜明的商业社会特征，而这些作品的主题多数与“金钱”、“肉欲”以及“道德问题”离不开关系。在传统社会走向商业社会的发展道路中，人们所遇到的问题是复杂的，而这无非是金钱、肉欲和道德相互牵扯的问题。举例来说，《处处陷阱》中的阿珍姐为了赚钱（金钱），不惜将已婚的阿桂嫂推出去当“陪睡女”（肉欲），而此等情节更是触及了人类的道德底线及观念（背叛丈夫）。此外，邵德怀亦认为云里风的小说中存在着许多带有商业气息的人物形象，如《君子爱财》中因贪图利益而不愿归还金钱的阿民，作者借着阿民的形象侧面地向读者展示了商业社会的环境与形势，即“视个人利欲高于他人的利益”。¹²

纵观众多学者对云里风及其作品的研究，不难看出他们多数围绕在“女性意识”、“现实主义”、“写实与批判”以及“金钱与商业”等，而这也与云里风被大众所标上的“标签”没有太大的落差。在笔者看来，云里风的创作风格皆是源自于自身的历练和经验。打个比方说，自小在社会中摸爬滚打的经验，造就了云里风常以小人物视角作为出发点，对社会进行批判的风格；在和养母相依为命的岁月中，养母身上勤俭持家与经历辛酸的特质更是让云里风对女性有着特别的同情心，而这也造就了他为女性发声的特点；成年后进入教育界，甚至横跨至商业界的阅历也使他的作品带有商业的特色。在笔者看来，纵然云里风在创作风格上具有许多鲜明的特点，但其“男子作闺音”，从女性视角出发的风格最为特别。因此，本文将云里风“男子作闺音”的角度作为切入点，深入研究其笔下的女性书写。

四、研究范围与方法

本篇论文将以云里风的 5 部小说集作为主要研究范围，分别为：文汇出版社所出版的《黑色的牢门》（1957）、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的《出路》（1958）与《冲出云

¹¹ 潘碧华，〈呼唤社会的理智和良知：论云里风小说〉，《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1年第31卷第11期，页85-87。

¹² 邵德怀，〈依时而变 应时而进——评云里风德小说创作〉，《小说评论》1993年第6期，页91-94。

围的月亮》（1969）、长青贸易公司出版的《望子成龙》（1980）与《相逢怨》（1983）。

本篇论文将采用两种研究方法：

一是文本细读法，在阅读的过程中深入分析文本的整体结构与语言，寻求文本最深层的意义。通过反复细读云里风的小说，仔细斟酌文本所运用的语言，再透过文中现实矛盾与冲突的情节，挖掘出作者的言外之意，¹³即其所倡导的社会意义。

二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以女性观点解释文学中的女性意识与形象，批判男性中心主义的传统文化。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起源于女性对自身在历史上的存在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反思。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中，男性承担交通工具与金属的生产作用，而女性被迫从社会性的生产中退出，致使女性地位的衰落与被压迫。从此之后，父权制度占据着主流位置，社会中亦充斥着性别歧视。¹⁴随着时代的进步，女性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女性文学与女权运动也逐渐兴起，加速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问世。笔者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支撑点，将云里风文中女性形象定为研究的核心，深入分析女性在社会中的生存环境，阐述女性从“被压迫”转变至“拥有独立意识”的思想觉醒过程，并借此针对迂腐的父权社会作出批评。

五、研究难题与价值

在研究女性书写时，多数人凭着“女人最了解女人”的思想，认为唯有女性最能还原女性最真实的一面，所以选择从女作家下手。然而，长期以女性的角度看待问题，难免会造成过度“女本位主义”（GYNOCENTRICISM）的现象。从男作家的角度观察女性，才能发掘独属男性角度的女性形象。研究女作家女性书写的论文多不胜数，但研究男作家女性书写的论文却远远比不上前者。因此，本篇论文的价值在于能够弥补这

¹³ 施雅君，《文本细读法在鲁迅作品教学中的运用研究》（苏州：苏州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21），页7-8。

¹⁴ 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页7-47。

方面的不足，笔者亦会尽最大的能力解剖出女性在男性视角之下的形象，避免造成过度“女本位主义”的研究现象。

第二章：云里风女性书写之“欲望牢笼的困兽”

“欲望”意指想要达到某种目的或获得某种事物的欲求。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经常会被自身的各种欲望所束缚，经历内心的挣扎，而这种心理上的需求亦让人们自愿成为欲望牢笼之中的困兽。“欲望牢笼”多指人们在心理、物质与情感三种层面上的执着与欲念，是个体为了实现某种渴望或愿望的一种困扰与束缚。在云里风的作品当中，可以发现多数人物角色，都会因为自身的欲望而陷入煎熬，在道德与堕落之间的界限徘徊。举例来说，《君子爱财》的男主角阿民会因为意外得到一笔横财而犹豫是否要交还多余的钱给操作失误的银行员工（堕落的倾向），而其妻子阿芳则是劝导丈夫要守住道德底线。可见，在当下马华的社会图景里，几乎所有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成为“欲望牢笼”的困兽，挣扎在满足私欲和自我约束之间。

一、心理层面：世俗与外貌

在世俗的审美里，女性的“美”通常和特定标准有关，如：白皙嫩滑的肌肤及清秀美丽的面貌等。即使每个人拥有不同的审美观，但在社会舆论的影响下，人们似乎对“美”的标准已有所定论，默认了长相“美”的特点，即瓜子脸、高鼻梁与大眼睛等。然而，随着社会人群对外表的重视，长相逐渐成为了批判他人的标准之一。外表会影响人际交往，决定个人是否会为对方留下良好的初印象。再者，外表亦影响个人的就业机会，成为工作面试的考核标准之一。¹⁵

在云里风的女性书写当中，《丑小鸭》的女主人公阿珠便是因世俗“美”的标准而受苦，遭受“长相歧视”的代表性人物。阿珠的五官并不符合世俗的审美，她“单眼皮小眼睛、鼻子扁且嘴巴大、牙齿参差不齐、两颊旁还有浅褐色的疤痕、皮肤甚至黑得像个马来妹”。在与朋友们“高挑的鼻梁、苗条的身形、嫩白的肌肤、樱桃小嘴和整齐洁白的牙齿”等的对比之下，更突显出了她的“丑”。在荣获 LCE 7 个 A 的佳绩后，阿珠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放弃升学的念头，她希望能够在繁荣的城市里工作，见识广阔的世界。但在许多长相艳丽的朋友们相继被录取后，阿珠却仍旧因为长着一副

¹⁵ 戴晨，〈“容貌焦虑”大行其道 审美标准背后的文化差异〉，《留学》2021 年第 2 期，页 67-68。

“丑怪的尊容¹⁶”而在多次的面试里碰壁。阿珠曾怨恨过母亲为何将样貌丑陋的她生下，也怨恨过社会对其长相的歧视。她觉得外表丑陋的自己就像是生活在世俗之中的“异类”，融入不了社会，无法从山芭中踏出一步、被迫与向往的城市生活割裂开来，永远只配当一个“割胶妹”。在整容技术还未盛行的当下，阿珠认为即使叫来世界上最有名的化妆师都无法拯救她那丑陋的容貌，这亦让她无法对天生的样貌进行任何“修饰”。无路可走的阿珠将一切都怪罪在自己的样貌上，时常因为无法实现“符合社会审美”的欲望而挣扎在痛苦与怨愤的心境里，相等于“世俗美”的困兽。

二、物质层面：钱财与贪欲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国家开始实现工业革命，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也让人们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和物质，间接带来“金钱观异化”的现象。金钱在人类的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份量，部分人甚至为了金钱出卖肉体与灵魂，为了满足自身的贪欲而误入歧途，走向悲剧的人生。¹⁷“商业”是云里风小说的重要元素，众多学者更是将其小说概括为“现代商业社会小说”。¹⁸在云里风笔下，无论男女都会受到“商业”与“金钱”等社会风气的浸染，从而生出“贪欲”和“财欲”。

首先，《卡辛诺》是围绕在赌场而展开的“赌博”主题小说，其中一位女性角色吴小姐便是追求贪欲的困兽之一。吴小姐因为家境贫穷，在小学毕业后便辍学打工。原本跟随着父母在乡村里割胶的她，在朋友的引荐之下来到首都的工厂当“缝衣妹”。吴小姐原先只是抱着见识的态度踏入卡辛诺，却没想到在初次尝试到赢钱的感觉后，便对赌场产生了好感，生出贪念。吴小姐抱着侥幸的态度，认为只要“手气好”就能轻松赢钱，结果却把自己多年的积蓄都输光，还倒欠朋友和高利贷约 5000 元。然而，吴小姐的贪念让她没有因此而却步，反而还向高利贷赵老板借来 1000 元当成“最后的筹码”。最终，将所有钱都输光的吴小姐被迫向赵老板就范，透过陪睡一晚来“还债”。其次，《处处陷阱》的女性人物阿桂嫂也是深陷于“贪欲”与“财欲”的例子之一。阿桂嫂的丈夫常年工作在外，每个月给她的 300 元生活费在扣除房租和伙食等

¹⁶ 云里风，〈丑小鸭〉，《相逢怨》（柔佛：长青贸易公司，1983），页 5。

¹⁷ 敖翔、李继新，〈关于金钱观的四个基本问题探析〉，《中州学刊》2021 年 11 月第 11 期，页 124。

¹⁸ 邵德怀，〈依时而变 应时而进——评云里风的小说创作〉，页 91。

各种细琐的费用后便所剩无几。阿桂嫂嗜赌万字，不惜省下家里的伙食费，让孩子经常饿肚子而营养不良，有时自己或是孩子生病时也舍不得去看医生，只是随意吃些“朋那多”（Panadol）凑数。即便如此，阿桂嫂所省下的钱仍旧无法赶上她买万字的的速度，还欠下了房东阿珍姐 2000 多元。阿珍姐是一个为了自身利益而干尽坏事的女人，她窥透阿桂嫂意志薄弱，便诱骗她去当“偷食妹”，和阿珍姐的契爷上床来赚取赌博的本钱。后来，即使阿桂嫂中了奖，但却因为万字公司的“爆厂”而仅获 10 巴仙的奖金，甚至连阿珍姐的房租钱都不够偿还。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阿桂嫂在“偷食”过一次后不幸染上了性病，最终带着悔恨和羞愧的痛苦之情，亲手了结了生命。¹⁹

纵然吴小姐迷途知返、阿桂嫂含恨而终，但这世间依旧存在着千千万万的“吴小姐”和“阿桂嫂”。他们为了满足自身的私欲（贪欲和财欲），选择做出违反道德底线的行为，从而深陷在煎熬的心情之中。有些人在做错事后得到改过自新、悬崖勒马的机会，但有些人却注定走向万劫不复的结局。此等种种都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普遍现象，几乎人人都会为了金钱和物质上的欲望所挣扎。

三、情感层面：寂寞与情欲

“情欲”指对异性的欲望之涵意，其虽特指性欲，但同时也指人的各种情感（七情六欲）和本能欲望。为了度过难熬的寂寞时光，满足需要他人“陪伴”的欲望，《卡辛诺》的女性角色庄太太选择到赌场打发时间，却没成想会因此而踏上不归路。庄太太在嫁给实业家庄添福后，过上了富足的少妇生活。由于丈夫常年繁忙在外，所以没有为庄太太带来足够的陪伴。虽然金钱上的富裕让她不必为生活而烦恼，但却会因为丈夫的冷落而出现情感上的落寞与空虚。为了消遣无聊的时光，庄太太成为卡辛诺里豪赌的女人。赌场里热闹的人群仿佛为她冷清的生活增添许多“人间烟火味”，而赌博所带来的快感也掩盖了原本寂寞的心情，让她逐渐沉沦在赌博之中。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庄太太输掉 20 多万元，不仅输光存款、变卖首饰、甚至还卖身给赌场

¹⁹ 邓盛民，〈不逝的风华——评云里风的小说集《望子成龙》〉，《云里飘来的清风》（吉隆坡：嘉阳出版有限公司，2002），页 157-160。

云里风，〈卡辛诺〉，《望子成龙》（柔佛：长青贸易公司，1980），页 14-30。

云里风，〈处处陷阱〉，《望子成龙》，页 31-61。

的赵老板来抵压 4 万元的欠款。最终，庄太太被狡诈的赵老板偷拍“男女做爱的裸体照²⁰”而断送了自己的婚姻，还被赵老板推入火坑，在见不得光的角落里干着皮肉生意。²¹在云里风的小说中，有一类有钱人在拥有财富之后，心灵会变得空虚，贪图享乐²²，而庄太太正是如此。与其说是贪图享乐，倒不如说她是为了填补心灵上的空虚，妄想透过赌博的快感来满足渴望陪伴的情感需求，成为挣扎于世俗欲望间的困兽。

当时的社会正走向新时代的步伐之中，所以对于物质与金钱的追求也逐渐提高。然而，这类社会风气也使人们产生了不同的欲望，内心的“野兽”更是逐渐苏醒，为了满足需求而不择手段，宁愿去伤害自己、甚至是身边的亲友。文本中深受欲望困扰的女性并不是单纯的“恶人”。相对的，她们的思想和人性是非常复杂的，她们只是被充斥着种种诱惑的环境放大了自身的欲念，不由自主地踏入欲望所设下的陷阱。云里风的文学作品一向秉持着浓烈的社会责任感，所以他在文本中对各类女性的挣扎分别作出了怜悯与批判的态度。对于阿珠执着于样貌的痛苦，云里风透过她所经历的碰壁、耻笑以及最终的醒悟带出了他对女性被世俗“美”所束缚的怜悯，并批判了世俗给予人们的种种约束。其次，对于庄太太与阿桂嫂等为了情感与钱财上的需求而自甘堕落的女性，他先是利用二者的悲剧结局带出了批判的意味，同时也因她们的遭遇生出了怜悯之心。总的来说，云里风的小说带领读者一同审视当时的马华社会，揭穿女性深陷于各类欲望的生存窘境，反映出其攻击奸邪、颂赞正义的初衷，为人们敲响为人处事的警世钟。

²⁰ 云里风，〈卡辛诺〉，《望子成龙》，页 26。

²¹ 郑波光，〈警世醒世 情怀悲悯——试论云里风伦理小说〉，《云里飘来的清风》（吉隆坡：嘉阳出版有限公司，2002），页 253。

²² 陈贤茂，〈云里风小说漫论〉，页 16。

第三章：云里风女性书写的“母性”主题

文学作品中的“母性”主题通常涉及母亲的角色形象、特质及母子关系的描写。云里风非常注重“母性”的刻画，可以说是每个故事都免不了“母亲”角色的出场。在这当中，不仅有好母亲，也有看了令人“牙痒痒”的坏母亲。云里风之所以会如此著重在母性的着墨，想必是与他小时候的经历脱离不开关系。云里风小时候在家乡与养母相依为命，他始终记得是养母经历了万难，才能够将他抚养长大。养母的牺牲与付出让云里风对神圣的“母性”有着深刻的情感触动，而这亦是“母亲”形象频繁出现在其作品的原因。²³

“母亲”究竟是什么样的母性群体呢？母亲是命运多舛的群体，她们在经历人生的过程中会表现出无私的奉献、会显露出自私冷漠、亦或者是残酷丑恶的姿态。母亲的形象是丰富且多面的，她们身上的母性并不是神性、更不是德性、而是一种人性。人性的“善恶美丑”等特质均在她们身上展露，体现出复杂的人性内涵。²⁴

一、无私奉献的母性

在华人的传统观念里，“母亲”不止承担生儿育女的角色，更是背负着为家庭奉献自我的伦理责任，因而自古以来的人们非常崇拜此等“圣母”的形象。然而，在“母性”的道德桎梏下，这些母亲始终处于受支配的地位，她们利用自我主体的丧失换来了家庭的天伦之乐。

《望子成龙》的明福嫂是一个带有“坚韧”与“奉献”特质的母亲，具有孟母节义般的个性。一场车祸带走了感情深厚的丈夫，也让明福嫂就此成为了寡妇。即使遭遇悲惨的打击，明福嫂依旧没有向命运妥协，她没有弃儿再嫁，反而决定独自将儿子健民带大。²⁵明福嫂视儿子为精神上的寄托，让儿子成功考上大学也成为她多年来辛苦赚钱的动力。后来，儿子因身体不适而发挥失常，失去继续升学的机会，这对明福嫂

²³ 孟建煌，〈南洋飘来故乡的云——评莆仙籍马来西亚华文作家云里风小说的女性〉，页 61-63。

²⁴ 闵建国，〈对中国现代文学中苦难母亲形象的人性审视〉，《名作欣赏》2005 年第 16 期，页 78-79。

²⁵ 苏景昭，〈马华社会的一面镜子——论云里风的小说创作〉，《云里飘来的清风》（吉隆坡：嘉阳出版有限公司，2002），页 212-213。

来说是生活带给她第二次的重大打击。即便她的内心很失望、很痛苦，但她并没有将负面情绪表露出来，反而继续支持儿子复读或出外工作。没曾想，儿子因为误交损友染上毒瘾，最终甚至被关押到牢里。最终，明福嫂心底的最后一丝防线彻底崩塌，走向精神失常的下场。明福嫂没有过多的理想与追求，儿子是她存活于世间的价值，她更将儿子未来能够出人头地视为生活的盼头。相较于自身，明福嫂更看重儿子的生命与未来。多年来，她刻尽母亲的责任，所做的一切都只为了儿子好，没有半分为自己着想。从明福嫂身上可以看见世间至纯至善、无私且拥有大爱的“母性”。

《福平叔》讲述华侨南来打拼的艰辛史，其中“我”的母亲便是为了家庭而贡献自我的女性人物。“我”的母亲从中国南来后发现丈夫的自行车生意不景气，生活也异常艰苦。她心里虽感到失望，但却没有任何抱怨，反而很快“重振旗鼓”，为所有人作出规划，走向更好的生活。“我”的母亲毅然挑起生活的重担，在帮忙丈夫打理家务之余，亦会在闲暇之时替人缝洗衣服、补贴生活。她既要履行女人生育及打理家头细务的责任、亦像男人般辛勤工作、为家庭奉献一切。即使生存于困境中，她也未曾悲叹命运的不公，只是默默地与现实对抗。²⁶从“我”的母亲身上看见了大地般的母亲形象，她是那么地伟大、深厚与坚强，充满了母性的光辉。

二、颠覆传统的母性

人性存在着对立的两方面，即伟大、高尚、善良和渺小、恶劣、卑鄙。但凡是真正意义上的“人”，身上便会拥有这两极的特质。即便是母亲，她们身上不仅会有奉献自我的崇高品质，也会拥有作为“凡人”所具有的各种杂念和欲望。²⁷云里风作品中的“母性”书写之中，除了拥有奉献精神的母性之外，也存在着颠覆传统“圣母”特质的母性，反映出部分母亲形象所具有的阴暗面。

《亚娇》里女主人公的养母——梅英（人称乌龟婆）是一位苛待养女的母亲。原先的她因多年未曾生育而收养了亚娇，但在生出儿子后便逐渐冷落与虐待亚娇，甚至将亚娇卖给了骗徒，亲手将养女推入火坑。相较之下，梅英的母亲形象可以说是颠覆

²⁶ 丘峰，〈云里风小说的女性意识〉，页 73-74。

²⁷ 闵建国，〈对中国现代文学中苦难母亲形象的人性审视〉，页 78-79。

了传统“无私”与“牺牲”的母性，她贪财、刻薄、卑鄙，就连养女都能被她视作换取钱财的筹码。梅英并不符合社会所崇拜的“圣母”特质，反而还存在着颠覆传统价值观的母性。

其次，《处处陷阱》的阿珍姐亦是一位为了金钱而出卖女儿的母亲。阿珍姐原先也是一位懵懂少女，在遭到初恋男友的欺骗后，辗转风尘社会多年的她发誓不再相信男人，只看重自己的利益，更是将“黄赌毒”个个沾遍。阿珍姐收养了女儿阿香，但她却阻断了阿香接受教育的机会，甚至让阿香为她打理手下的“业务”，即收万字、陪男人打麻将等等。更可恨的是，丧尽天良的她竟将多年来陪伴在身边、为她四处奔波的养女送给“契爷”。即使是抚养多年的女儿，阿珍姐亦能以三千元作为代价，狠心地将15岁的养女卖给男人“开苞”，充分地展现出其“恶劣”的母性。年轻时的遭遇也许可以是阿珍姐不相信真情、只追求钱财的理由。然而，站在身为人母的角度来看，她的原生家庭或经历并不能成为她“卖女儿”的托词。从某种程度来说，阿珍姐早期的遭遇确实值得同情，但这并不是后来她干尽坏事的借口。她不应该将自己所经历过的苦难强加于他人、更何况是多年来陪伴在身边的养女。

即使自小受养母无私奉献的母性所熏陶，云里风却没有执着地描绘出“善”，反而选择将笔墨摆在了“恶”之上，反映出母性所存在的正反两面。云里风笔下的母亲形象鲜明、寓意深刻，她们既有让人感慨系之的“善”、也有可恨可憎的“恶”。笔者对云里风母亲“善与恶”形象塑造的做法表示认同。首先，复杂的社会环境造就人性的多面化，而这意味着世间会有好人，亦会有坏人的存在。云里风的文学作品基本凝聚了各色的人性，他透过种种贪财、卑劣、顽固的负面特质，凸显出文本中那些为了孩子任劳任怨、无私贡献自身大好年华的好妈妈。母亲形象两极的分类与对比，让“善”母性得以在“恶”母性的衬托之下，实现道德层面上的升华，更让读者亲眼见证太阳是如何冲破阴天的重重云露，散发出闪耀的光芒。

第四章、云里风女性书写中女性意识的崛起与发展

女性意识的泯灭与觉醒一直占据着文学主题中的热门地位。千年来男权主义的奴役让女性的自主意识逐渐走向失落。随着五四运动的号角声响起，许多人道主义和呼吁男女平等的新思潮接踵而来，“解放女性”也成为妇女运动的强大呼声。对此，本文将捋顺云里风女性书写中存在的基本故事程式，即女性意识如何在社会中被压抑与忽略、延伸到女性意识的崛起，并且如何带领女性冲破传统思想的樊篱、走向自主人格的步伐。²⁸

一、服从阶段：痛苦与沉沦

“女性”简单的两个字却涵盖了所有女人在漫长历史中，道不尽且说不完的悲哀与苍凉。在父与子权力当道的环境里，有妻子、有妇人、有婢妾、有女奴，但却没有“女性”（自主）的存在。长期生活在男权中心的社会，女性逐渐被迂腐思想所荼毒，被动地服从于周遭的一切。能力和发展的限制、被剥夺的自主人格，亦让她们变得麻木且失去知觉，从而彻底沦落为男性的玩物及附庸。²⁹ 云里风小说书写的时间线主要聚焦在早期的“马来亚”和独立后的“马来西亚”，针对华侨女性和华人女性各异的生活进行阐述。早期的华侨多数从中国南来，所以思想上依旧残留着千年来传统文化的遗毒。所以部分女性角色只能压抑自主的意识，被动地沉沦在传统的世俗社会里。

首先，《烟圈里的故事》黎秀珍便是生活在封建环境之中的典型人物。黎秀珍就像是一朵“围着重重礼教藩篱的花园中的花³⁰”。她父母的思想非常顽固与保守，对她有着极为严格的管教，甚至会控制她的言行举止。有一次，黎秀珍与男性好友一同出门看戏，被父母知晓后落得被打得遍体鳞伤的下场。她的父亲担心身为黄花闺女的女儿迟早会“败坏家门”，便急着将她嫁出去，让未来的丈夫“管住”她。严格的家庭教育让黎秀珍为人胆小懦弱，缺乏主见的她只能被迫承受传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规矩，嫁给一个互不相识且缺乏感情基础的男人。家姑的虐待和丈夫的花心，造就

²⁸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化中男权意识的批判》（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页16。

²⁹ 钱民辉、田玉荣，《中国女性行为的文化释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页57。

³⁰ 云里风，〈烟圈里的故事〉，《出路》（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印行，1958）页31。

了黎秀珍婚姻生活的不如意。自小习惯服从父亲的她，没有勇气去反抗买卖式的婚姻，只能在婚后面对着三心两意的丈夫，陷入无限的痛苦之中。

再者，《杠头》中的阿民嫂和秀英两母女亦是服从阶段的例子之一，但阿民嫂服从的是宗教迷信，而秀英服从的则是母亲的精神压迫。阿民嫂是位头脑陈旧的中年女人。她平日里刻薄吝啬，却舍得将大笔的钱花在神庙里“求灵符”。阿民嫂没有接受过教育，愚昧的她将宗教信仰当成精神上的寄托，从而失去自己独立的思考与意识，凡事都以宗教习俗为主。从阿民嫂的“食古不化”中发现，她的思想已然被封建的宗教精神所影响，更是体现了其对于传统迷信的完全服从。阿民嫂的女儿秀英非常勤劳与孝顺，她每天到林里割胶、帮母亲打理家务、还替人缝制衣服，为家里增添收入。然而，阿民嫂本身有着重男轻女的思想，宁愿让养子和天资愚笨的幼子接受教育，也不愿让女儿继续升学。早在几年前便有人来说媒，但迷信的阿民嫂却偏要以生辰八字的基准来挑三拣四，导致秀英一直到24岁都嫁不出去。母亲的强势让秀英惯于服从，当一个惟命是听的孝女，她就像阿民嫂烂在手里的“货物”，³¹连教育和婚姻大事都无法自主，可悲至极！

此外，《亚娇》的女主人公——亚娇也是一位命途坎坷、被迫服从于社会与家庭，因而走向死亡的悲剧人物。由于亲生父母抚养不起，亚娇自小便被过继给尚未有子女的远房亲戚（乌龟婆梅英）。几年后，有了亲生孩子的乌龟婆便一改之前疼爱的态度，开始苛待亚娇。她不仅逼迫年幼的亚娇辍学去打工赚钱，还经常让亚娇吃剩饭饿肚子，遭受种种的折磨。虽然后来亚娇幸运地碰见善良的主人，但乌龟婆却没有停止对亚娇的“阴谋与利用”。乌龟婆不仅抢走亚娇的所有薪资，还借着寻婚事的由头，实际上是在物色愿意“购买”亚娇的男人。乌龟婆为了钱将亚娇卖给骗徒，使她掉入火坑成为应召女郎，最终自杀身亡。³²在男权当道的社会，霸道的父权思想体现在男性身上并不是骇人的事实，可怕的是这种顽固的思想亦将女性驯化，从而让她们成为维护父权制度的“工具人”，阿民嫂和乌龟婆正是如此。她们舍弃了作为女性的自主人格，利用父权制为女性制定条条框框的规矩，束缚自己也框住女儿，即是父权制的受害者，亦是施暴者。³³

³¹ 云里风，〈杠头〉，《黑色的牢门》（南洋：文汇出版社，1957），页11-31。

³² 邓盛民，〈《相逢怨》译后感〉，《云里飘来的清风》（吉隆坡：嘉阳出版有限公司，2002），页179。

³³ 岳宏梅，〈反叛与归顺：浅析《西厢记》的女性意识〉，《今古文创》2023年第21期，页51。

总的来说，在马来西亚早期华人的社会，中国的传统思想依然是人们生活当中的支配者。许多如黎秀珍、秀英和亚娇般的华人女性依旧遭受到男权文化的制约，被迫生活在压抑的环境之中。³⁴没有一丝反抗之力的她们深刻地意识到，唯有服从才是符合三纲五常的道德标准，是她们“唯一的生路”。

二、觉醒阶段：矛盾与反抗

自古以来，“男尊女卑”的传统性别观念一直是一把禁锢着女性思想的枷锁。随着新时代及新思想的袭来，人们对于男女性别角色的认知也逐步提高。那些曾经被迫“失语”的女性逐渐找回自己的话语权，从“父亲的女儿”和“丈夫的妻子”等身份中摆脱，高声呐喊“我是我自己！”。女性意识的觉醒让女人得以冲破家庭和社会为她们系上的镣铐，走向主体的解放，不再是男性眼中的“客体”。³⁵然而，千年来的思想并非一日能够全然被抹灭，所以许多女性在觉醒的过程中也经历了许多挣扎与矛盾，最终才能够实现对男权社会的“反叛”。纵观云里风的小说，如《俱乐部风光》《往事》《浓烟》当中的女性角色均经历过意识与思想上的觉醒，认清了自我的价值，从而踏上反抗的步伐。

《俱乐部风光》描绘了上流社会的男人消遣时间与金钱、寻花问柳的腐败景象。即使长期处于乌烟瘴气的环境里，文中的女主人公阿芳姐依旧能够坚定自己的思想与掌握自身的命运，出淤泥而不染。身为寡妇的阿芳姐为了将儿子抚养长大，曾当过泥水匠、家庭佣人和割胶工，后来在朋友的引荐下她当上了‘高尚俱乐部’的女员工，加上顾客们时不时给予的小费，每个月的入息确实比曾经的工资还要高。最让阿芳姐满意的还是俱乐部免费提供的员工住宿，让她不再需要烦恼租房的问题，和儿子有了安定的住所。阿芳姐的日常工作便是在俱乐部里打杂，帮男人买烟、买食物、甚至是拿痰壶，时不时要忍受那些男人们“性骚扰”的目光和各种挑逗的低俗玩笑。为了生计，阿芳姐只能默默忍受他人的驱役指使。然而，就在俱乐部即将“转型”为色情场

³⁴ 吴晓芬，《双重边缘的女性书写——论 20 世纪 90 年代新马华女性文学的身份认同》（南宁：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8），页 24。

³⁵ 李威风、尹奇岭，〈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自我成长——《像我这样的女子》解读〉，《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3 年第 6 期，页 16。

钱民辉、田玉荣，《中国女性行为的文化释义》，页 57。

所时，阿芳姐顿然醒悟。她觉得继续留在此等“龌龊之地”不仅害了自己，也让儿子在不健康的环境下成长。阿芳不愿意成为男人“消费”女人的帮凶——龟婆，更不愿意赚这些“肮脏”的钱，所以她毅然选择辞职，到小学里当清洁工人，即使薪资较低也心甘情愿。纵观上文，可以知晓阿芳姐是一位从不屈于命运的女人，她很快从丈夫的离世中振作起来，独自带大儿子。即使后来曾为了生计辗转于腐朽的资本权贵之间，她也未曾同流合污，更是在自己即将成为对女性“伸出魔爪”的同谋时作出反抗，守护住自己的品格与自尊。

《往事》里林梅英女性意识的觉醒体现在其对于“父权”所作出的抗争。作为新时代的女性，林美英身上带有比旧时代妇女更强的反抗精神。林梅英自小生活在幸福美满的家庭，非常听从父母的话。就在父母命令她高中毕业后和权贵家的少爷成婚时，她便开启了人生第一次的“反叛”。新教育的洗礼让她拥有先进的思想，不愿成为传统礼教的牺牲品，强烈抵制父母的包办婚姻。林梅英向往自由恋爱，所以她选择逃婚，来到新的地方落脚，在当上女教员后还遇到了未来的爱人——陈云章。不仅如此，林梅英的反抗精神也能体现在其对恶霸保长王豹的抗争上。面对王豹的威逼利诱，林梅英未曾妥协过，她先是正义凛然地拒绝，更是在王豹“企图强奸”她时利用手中的武器反击，拼死相搏。³⁶

此外，《浓烟》里张姨太秀珠对男权社会的反叛则是体现在其从“夫权”手中的逃离。张姨太对物质有着极高的追求，她的第一段婚姻正是因为贫穷的丈夫满足不了她的虚荣心，而导致离婚收场。在这之后，张姨太在酒馆里当女招待，认识了许多有钱男人，其中就有她的第二任丈夫张大平。即使她不爱张大平，却依旧能够为了财富而嫁给不喜欢的人，相等于出卖自己的肉体与灵魂，只为了换取物质上的需求。然而，张大平的原配张太太却没想让她好过，经常给张姨太带来精神和肉体上的欺凌，如被辱骂、被拳打脚踢等。即使获得了生活上的富足，张姨太依旧无法容忍张太太所给予的“双重虐待”。在经历一番思想上的苦斗后，张姨太明白自己只不过张大平摆在家里的花瓶与性工具，她觉悟道“物质上的享受并不能得到绝对的幸福与快乐³⁷”，因而决定逃离张家这座“黄金坟墓”，舍弃物质所带来的一切羁绊，去追求崭新的生活。

³⁶ 钦鸿，〈云里风小说形象漫谈〉，《云里飘来的清风》（吉隆坡：嘉阳出版有限公司，2002），页151-152。

³⁷ 云里风，〈浓烟〉，《黑色的牢门》（南洋：文汇出版社，1957），页107。

无论是阿芳、林梅英亦或者是张姨太，她们在寻获自主人格之前，不外乎都曾沉沦于世俗之中。经历了挣扎与搏斗后，她们才能真正实现思想上的觉醒。从云里风的书写中发现，每位女性角色都具有她们的矛盾性，而作者对于这点的描述也为女性在走向觉醒的过程中划下浓厚的一笔。

三、自我阶段：清醒与独立

经历过服从与意识觉醒的阶段后，女性已然蜕变至绝对清醒与独立的阶段，追求自强、自尊、自信与自我。她们挥别了曾经封闭的世界，不再局限于包办爱情的归宿；不再受限于传统思想的困局，得以寻获人生的价值，追求独立的自我。

在云里风的女性书写里，《烟圈里的故事》黄美芳最能体现出清醒与独立的意识。黄美芳是一位集美貌、才智、热情及泼辣于一身的新时代女性。即使是初次见面的陌生人，她亦毫无娇羞扭捏之态。黄美芳积极参与校内的各种活动，一身卓越的才华使她成为校内的风云人物，许多人为之神魂颠倒，并称其为“带刺的玫瑰³⁸”。对于恋爱，她敢爱敢恨，一旦喜欢便会主动进攻，即便遭到对方的拒绝也能果断收束感情，坦然地以“朋友关系”继续相处。黄美芳是开放型的女子，她勇于追求自身所爱，褪去旧时代女性“矜持”、“扭捏”的特征，全然摆脱了传统礼教的阴影。³⁹除此之外，文本的男主人公李汉强认为黎秀珍在压迫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已然成为一颗无法长得茁壮的花（意味着黎秀珍只能成为父权社会的附庸品）。然而，黄美芳却持有不同的看法，她表示“石缝里长出来的枝叶是更加坚韧的⁴⁰”认为女人不应该就此因为环境的压迫而选择服从，反而要在困境里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不再成为令人随意摆弄的“玩偶”，应坚定地追求独立的人格，活出全新的自我。

其次，《杠头》里亦存在着一位拥有独立意识的女性角色，即单亲妈妈明珠。明珠是阿民嫂家的租客，依靠收衣服回来洗熨赚钱养活儿子。明珠本身接受过几年的教育，后来嫁人后也凭着丈夫的指导和自身的用功，拥有不错的学问。明珠身上反映出坚定的独立意识，曾经她在朋友的洋货店里当书记，后来发现朋友只把她当作花瓶

³⁸ 云里风，〈烟圈里的故事〉，《出路》，页 30。

³⁹ 钦鸿，〈云里风小说形象漫谈〉，页 151-152。

⁴⁰ 云里风，〈烟圈里的故事〉，《出路》，页 36。

（没有实际能力）后，自尊心受辱的她愤而离职。不仅如此，明珠拥有先进的思想，不相信任何妖魔鬼怪的传说、更是对阿民嫂的迷信保持着否定的看法。她认为学问能够改变人、让人更进步，所以会在夜里教阿民嫂的养子炳森读书。然而，她与炳森夜里挑灯读书的行为却遭到阿民嫂的怀疑。阿民嫂坚信是明珠对炳森下了“降头”，才会让炳森如此迷恋她、给她钱之余还为了她拒绝结婚。明珠不堪忍受阿民嫂“臭娼妇”、“狐狸精”和“骚”等字眼的辱骂，对其勾引炳森的污蔑更是让她觉得自己的人格被践踏，所以在三天后便决定搬家离开。

《冲出云围的月光》女主人公——淑卿是一个有主见、有理想、有事业心的女教师。淑卿并没有将家庭情况和社会地位作为择偶条件，她注重于实现自我的价值，认为女性应该凭借自身的能力来追求理想，并不需要依附于男方的地位。即使面对富家子胡铁新的追求，她也没有抛弃那身患肺病的爱人，反而还经常鼓励爱人要振作起来、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可见，淑卿是一位清醒且独立的女子，她拥有坚定的想法，不受金钱和地位的诱惑，反而还将培养下一代视为使命，为自身的教育事业作出贡献。⁴¹

《相逢怨》描述两姐妹——苏珊妮和雅芬在不同环境中长大、嫁给贫富有别的丈夫后所度过的人生故事。嫁给医生的姐姐苏珊妮即使同样出身贫困，但在见到分别多年的穷妹妹雅芬后，竟然打从心里瞧不起她，甚至还将妹妹用来招待她的牛肉“抛”给宠物狗吃。相反，过惯穷生活的妹妹并没有嫉妒光鲜亮丽的姐姐，也没有对姐姐的富裕有任何奢念。雅芬仍然坚定地选择当下的生活，靠自身的劳动换取酬劳过日子，显示出高尚且独立的人格。⁴²

在云里风的女性书写里，不单只是女主人公，一些着墨不多的小角色也投射出独立的女性意识。举例来说，周美玲是《浓烟》男主人公张大平的女员工，生得标致的她自然而然引起了色鬼张大平的淫欲。周美玲知晓张大平欲“潜规则”她的意图，所以便对他生了防备之心。她不仅拒绝了吃饭的邀约，甚至还在张大平伸手挽她时大声责骂，要张大平“尊重人格”。此外，《钱大富》中机敏的秘书杨小姐同样没让老板（钱大富）得逞。杨小姐不仅回绝钱大富高价的礼物，反而还多次拒绝老板让她相伴

⁴¹ 苏景昭，〈讲坛上的印辙——谈云里风的小说〉，《云里飘来的清风》（吉隆坡：嘉阳出版有限公司，2002），页 259-260。

⁴² 云里风，〈相逢怨〉，《相逢怨》，页 75-92。

到夜总会“谈生意应酬”的邀约。从周美玲和杨小姐身上发现，觉醒的女性不会随波逐流，为了升职而爬上老板的床，更不会为了物质而自愿成为男人的性玩具。

社会的变迁唤醒了女性的自我意识，让她们从被动生活转变至主动生活，拥有了自主选择的权力。从沉沦到觉醒、从被迫系上到摆脱传统观念的枷锁，⁴³女性可谓是走了一段漫长且布满藤刺的血汗路。如今，所有女性终于能够高声呼喊“女人不是月亮！”不再需要借别人的光来照耀自己，她们也能成为自己生命中的太阳！

⁴³ 丘峰，〈云里风小说的女性意识〉，页 75。

第五章、云里风女性书写的社会意义

无论中外古今，妇女问题一直是严重的社会问题，许多底层女性更是过着被凌辱、歧视，甚至被压迫的生活。云里风认为文学最大的功能在于反映现实、具有警世的作用。故此，他利用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将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火辣辣的真实世态展现出来，无情地揭露出现实的百般疮痍，⁴⁴旨在唤起人民对妇女问题的关注与反思，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因此，本文将从教育、家庭及职场三个层面出发，剖析云里风女性书写中性别角色的再次建构，重新审视女性在社会各领域的地位与角色分配。

一、教育

云里风以男性的身份支持女性的教育权益、拒绝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束缚，瓦解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反对女子学习知识、接受教育的价值观。根据 1931 年的统计，每 1000 个新马华人中有 422 位男性识字，而女性仅有 97 人。到了 1947 年，男性识字人数有 492 名，而女性只有 188 名。⁴⁵即使女性识字率有在逐渐提高，但整体识字率依旧未敌男性的一半。可见，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仍然与男性有着很大的差距。马来西亚的独立意味着社会已经走向新的时代，新观念的诞生引起了人们对于教育的改观，越来越多女性拥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参与到各个学科和领域之中，得到专业发展与知识的熏陶。对此，云里风也在作品中为女性教育刻画出不同的情节走向，透过不同人物结局的对比点明了教育的重要性。

《烟圈里的故事》身为新时代女性的黄美芳博学多才，在恋爱与学业方面拥有独立的见解。黄美芳不受糟粕观念的影响，亦没有为了男人而放弃继续升学的机会，未来一片光明。相较之下，早早嫁人的黎秀珍却只能在不如意的婚后生活度过余生，迎接充满悲剧的未来。可见，女性接受教育和不接受教育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区别，这些差异会为女性未来的生活及社会地位产生深远的影响。此外，在《杠头》阿民嫂和《浓烟》张太太的对比之下，亦能看出女性“无才”的严重性。从未接受过知识熏陶

⁴⁴ 余启铨，〈清水芙蓉去雕饰 不施粉黛自风流——《望子成龙》与《相逢怨》读后感〉，《云里飘来的清风》（吉隆坡：嘉阳出版有限公司，2002），页 118。

⁴⁵ 范若兰，《性别与移民社会——新马华人妇女研究（1929-1941）》（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9），页 124-125。

的阿民嫂为人刻板刻薄、将大笔钱财浪费在宗教迷信里。张太太更是因为迷信而接连害死两个孩子，却依旧未曾在自己身上寻找问题，而是将错误推到丈夫无法生育的“卜言”之上。云里风透过这些女性角色的对比来凸显出教育的重要性，淡弱了糟粕思想对社会的影响，也表示出其对女性接受教育的支持。在云里风的书写当中，教育赋予女性发展个体的机会，她们拥有更清晰的自我认知，也懂得透过教育去提升自身的能力与社会地位。相较之下，未接受过教育的女性则受限于经济与职业的发展，受到新时代与社会的歧视和排斥。

二、家庭

传统的华人社会特别强调女子对男子的服从，因而“夫为妻纲”便一直占据着传统文化的核心地位，为男女在家庭间的主次地位作出明确的规定。⁴⁶传统礼教为夫妻关系制定了“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定位，将社会生产能力较低的女性禁锢在家庭生活之中，透过牺牲自我的价值来满足男性所追求的“天伦之乐”。女性被迫进入“生育天职”与“家庭事业”的死循环，成为男性摆放在家的“花瓶”和“容器”。随着男性在社会各方面如政治、经济与文化间掌握优势，女性则逐渐被贬低、被约束。社会上的分工不再是公平地分配给男人和女人，而是按照男性的旨意来进行划分。因此，社会便出现了男性掌握“公众”、女性掌握“家务”的明确分配。妇女们被迫局限在狭小的庭院空间里，丈夫和孩子则成为她生活的核心，全然丧失了主体的人格意识。

在云里风的女性书写当中，他带领读者探索女性在家庭的各个角色担当，如：母亲、妻子、姐妹和女儿，透过多样化的女性角色强调她们在家庭中所付出的贡献和重要性，间接提高女性在家庭环境中的地位和价值。打个比方，将儿子视为人生寄托的明福嫂与阿芳姐，她们为了孩子的未来承担起生活的重担，甚至是代替男人“一家之主”的角色，成为家庭的主要支柱。她们同时承担着职业和家庭的双重责任，努力平衡家庭与工作生活，只为满足孩子的物质需求并提供正确的教育引导。再者，为了物质而自愿成为附属品的张姨太以及“黄脸婆”阿芳则是承担着妻子的角色。张姨太身为张大平新娶的“娇妻”，不止为丈夫提供情感上的需求（鼓励与陪伴），更需要尽

⁴⁶ 梁巧娜，《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页12。

力维持其与张太太之间和平的关系，从而避免让丈夫陷于无谓的家庭纷争之中。阿芳与丈夫的生活称不上富裕，所以她需要兼顾家务和工作，不仅要照顾家里的生活起居，亦要为家庭提供经济支持，减少丈夫的负担。紧接着，云里风的女性书写不乏女儿的角色刻画，如：不敢反抗父母的黎秀珍以及为母亲“鞠躬尽瘁”不惜牺牲自身婚姻与未来的秀英和阿香。她们被动地承担着照顾家人、协助家务的任务，失去了个人事业与成就的追求。在“女儿”身份的枷锁里，她们并未被给予过的发展空间，唯有压抑的家庭环境才能让她们发挥作用并产生价值。

在当时的华人社会中，女性的家庭地位受到了传统观念和文化的限制，从而导致她们一生都被困在狭小的庭院里，承担着攀附他人而生的角色。在云里风的小说里，许多女性为了家庭失去了思考与意识、成为攀附在男性身上的藤萝。无论是父亲亦或者是丈夫，女人仿佛只能受到男人这颗大树的施舍才能够赖以生存。⁴⁷云里风还原了当下华人妇女的真实生活面貌，揭示出她们所经历的种种压迫与束缚，目的是为了引起人们对于妇女社会地位的反思，重视女人在家庭生活所提供的价值与贡献。

三、职场

根据上文所述，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观念要求女性留守家里，专注于家庭的繁琐事务，而这却也导致女性在一段漫长的岁月里无法正常就业，甚至是面临经济与社会地位不平等的困境。根据1950年就业情况的统计显示，男性在全世界经济活动人口中占据60.4%，而女性仅有27.5%，⁴⁸整体呈现出3比1的比例。可见，女性在就业方面拥有极低于男性的地位。随着社会的逐渐发展，女性在意识觉醒后选择走向职场、与男性同台竞争。然而，在当下依旧保守的社会里，职场女性依旧深受男权的压迫，⁴⁹使她们在职场中步履维艰，面临各种被威胁、轻视、收入不公平等性别压制的问题。

⁴⁷ 孔岩，〈社会分工与女性角色变迁〉，《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页40-41。

⁴⁸ 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页14-15。

⁴⁹ 李燕妮，〈厨房、闺阁与职场：论徐小斌小说中的女性空间〉，《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4卷第5期，页10。

云里风将文学作品视为反映马华社会真实生态的镜子，一一揭露出女性在职场生活中所面对的歧视与困难。《钱大富》的男主人公利用自己“老板”的身份威逼利诱女秘书杨小姐接受“潜规则”。当钱大富发现高昂的礼物与应酬的借口都无法成功将杨小姐“得手”时，他决定从杨小姐急于存钱买房的弱点下手，利用“解雇”的手段威胁她到夜总会“谈生意”。钱大富的所作所为称得上是一种性骚扰，不仅属于男上司对女下属的性别压制，也为杨小姐带来了心理上的伤害。此外，《杠头》的单亲妈妈明珠更是面临了职场歧视的问题。明珠在丈夫逝世后到朋友的洋货店里当书记，后来却发现朋友认为她没有实际的能力，只将她视为“花瓶”后选择离职。由此可见，尽管女性在职场中占据着一席之地，但在某些职位上，她们依然面临着薪资差距和晋升机会不公的问题。在部分男上司的眼里，女下属的价值就是样貌与身材，身体更是沦落为她们获得晋升机会的工具，这是一种对职业女性的侮辱。

传统上，女性被期望承担更多的家庭角色和责任，从而忽略了她们个人的职业追求与价值，影响就业机会与发展。对此，云里风透过笔下各色的女性群像反映出职场生活的真实图景，利用女性沉沦与反抗的结局对社会作出最有力的鞭挞，对女性的职场地位作出行动与改进，具有极高的醒世意义。

第六章、结语

由于自身丰富的人生阅历与生活经验，云里风的文学作品具有严谨与朴素的写作风格。他的作品就像是根植在马华文学界的长春树，抒发人性的善恶美丑、人世间的爱恨情仇、歌颂社会的善之余，也对丑陋的恶作出激烈的鞭挞，无论何时都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及警世意味。男女对立、贫富差距、曲直倒错，一直是云里风解析现实世界的聚焦点。他透过人生百态与人情浇薄，将社会存在的种种不公一一展露，更是让妇女地位的问题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云里风在人物塑造的方面拥有高超的艺术造诣，他并没有单一地注重在女性困苦与压抑的心情，而是选择将视角定位在妇女顺从、觉醒与独立三个不同的阶段上，层层深入女性意识和思想的发展，娓娓道来早期华人女性的生活原貌。在云里风的女性书写之中，女人可以像是社会所赋予的刻板印象，如：顽固的、脆弱的、受压迫的；亦可以是突破传统桎梏的新女性，如：坚韧的、强大的、独立的。简而言之，云里风笔下的女性拥有多样化的形象，他借着社会与文化的变化，呈现出不断演变与进化的女性形象，为读者提供更丰富的阅读体验。除此之外，云里风极为注重文学作品的教育功能，他认为主题正确的作品能够教导群众，灌输社会健康的道德价值观，引导人们走上正确的康庄大道。故此，他从教育、职场与家庭的角度出发，深刻解剖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反映出人间的疾苦与女性所面对的种种枷锁，旨在引起社会的深刻反思。

贴近现实生活的作品可以带来深刻的阅读与情感体验，帮助读者对小说中的世界与人物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云里风的文学作品极度专注于现实风格，几乎所有小说都离不开“现实”的元素。然而，一味坚持现实主义却也让他的写作风格显得较于沉闷。平凡低调的题材让云里风的作品缺乏创造性，无法跳出现实的框架，从而限制了小说整体的想象空间及吸引力。但总体来说，笔者认为云里风文学作品中所展现出来的女性，不再是男性凝视中的女人。她们终于可以打破“客体”的束缚，拒绝“象牙女郎”的标准，拥有独特且各具精彩的人生。女人们不再以柔为美、以顺从为准，不再成为“被包装”的完美女性，她们具有独立的喜乐哀愁，可以为了事业与学业努力奋斗、亦可以在失去所爱之人后陷入悲伤却又能够重振旗鼓。女人不再是男权社会的附庸，她们拥有人生与情绪的掌控权，得以活出真正的自我。

参考文献

专书

1. 范若兰,《性别与移民社会——新马华人妇女研究(1929-1941)》,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9。
2. 梁巧娜,《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
3. 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4.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化中男权意识的批判》,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5. 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6. 钱民辉、田玉荣,《中国女性行为的文化释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7. 云里风,《出路》,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印行,1958。
8. 云里风,《黑色的牢门》,南洋:文汇出版社,1957。
9. 云里风,《相逢怨》,柔佛:长青贸易公司,1983。
10. 云里风,《望子成龙》,柔佛:长青贸易公司,1980。

专章

1. 邓盛民,〈不逝的风华——评云里风的小说集《望子成龙》〉,《云里飘来的清风》,页154-167。吉隆坡:嘉阳出版有限公司,2002。
2. 邓盛民,〈《相逢怨》译后感〉,《云里飘来的清风》,页179。吉隆坡:嘉阳出版有限公司,2002。
3. 方北方,〈谈创作风格与写实手法——马华作家云里风的《望子成龙》读后〉,《云里飘来的清风》,页170-172。吉隆坡:嘉阳出版有限公司,2002。
4. 龚玉瑞、谢锦城,〈云里飘来的清风——云里风小传〉,《云里飘来的清风》,页57-63。吉隆坡:嘉阳出版有限公司,2002。
5. 苏景昭,〈讲坛上的印辙——谈云里风的小说〉,《云里飘来的清风》,页259-260。吉隆坡:嘉阳出版有限公司,2002。

6. 苏景昭,〈马华社会的一面镜子——论云里风的小说创作〉,《云里飘来的清风》,页214。吉隆坡:嘉阳出版有限公司,2002。
7. 余启矜,〈清水芙蓉去雕饰 不施粉黛自风流——《望子成龙》与《相逢怨》读后感〉,《云里飘来的清风》,页118。吉隆坡:嘉阳出版有限公司,2002。
8. 郑清为,〈秀出天南笔一枝——云里风印象〉,《云里飘来的清风》,页19-20。吉隆坡:嘉阳出版有限公司,2002。

期刊论文

1. 陈贤茂,〈云里风小说漫论〉,《华文文学》1995年第2期,页15-18。
2. 戴晨,〈“容貌焦虑”大行其道 审美标准背后的文化差异〉,《留学》2021年第2期,页67-69。
3. 孔岩,〈社会分工与女性角色变迁〉,《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页39-43。
4. 林承璜,〈论云里风小说的特色〉,《冀东学刊》1995年第2期,页24-28。
5. 李威风、尹奇岭,〈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自我成长——《像我这样的女子》解读〉,《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3年第6期,页16。
6. 李燕妮,〈厨房、闺阁与职场:论徐小斌小说中的女性空间〉,《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4卷第5期,页1-12。
7. 孟建煌,〈南洋飘来故乡的云——评莆仙籍马来西亚华文作家云里风小说的女性〉,《莆田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6卷第1期,页61-63。
8. 闵建国,〈对中国现代文学中苦难母亲形象的人性审视〉,《名作欣赏》2005年第16期,页78-81。
9. 敖翔、李继新,〈关于金钱观的四个基本问题探析〉,《中州学刊》2021年11月第11期,页124-129。
10. 潘碧华,〈呼唤社会的理智和良知:论云里风小说〉,《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1年第31卷第11期,页85-89。
11. 丘峰,〈云里风小说的女性意识〉,《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页72-76。
12. 邵德怀,〈依时而变 应时而进——评云里风德小说创作〉,《小说评论》1993年第6期,页91-94。

13. 岳宏梅,〈反叛与归顺:浅析《西厢记》的女性意识〉,《今古文创》2023 年第 21 期,页 50-52。

新闻或杂志文章

1. 碧澄,〈云里风〉,《南洋商报·南洋文艺》,2021 年 1 月 1 日。

学位论文

2. 施雅君,《文本细读法在鲁迅作品教学中的运用研究》,苏州:苏州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
3. 吴晓芬,《双重边缘的女性书写——论 20 世纪 90 年代新马华女性文学的身份认同》,南宁: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8。